

暹羅內幕

俠文著

幕 內 羅 暹

著 文 俠

前記

自昨歲暹羅發生了大規模的排華運動以來，國人對於暹羅問題極爲注意，各地報章雜誌時常有研究和討論這問題的文章。最近國民參政會第五屆大會第八次會議也有一個提案『請外交部設法與泰國進行締約談判，改善中泰關係，切實保護在泰華僑。』作者搜集了一些較近的材料編成這本小書，湊湊熱鬧，希望它可以供給留心者一點參考。雖然這裏包括的只有這麼幾篇短文，但在一個中國人來觀察暹羅，所有暹羅一般國勢，外交關係，以致目前可以注視的問題，差不多都提到了。

中暹兩國在過去有着悠久的友好關係，直至現在，華僑還是暹羅社會和經濟的支柱。中國對暹羅建國之努力，只有同情與讚美；所求於暹羅的，只是親密的友誼。暹羅今後向現代化的路邁進中，需要華僑的地方正多。而且，中國抗戰成功後，東亞必將開展一個新局面，中國將必然的成爲東亞和平安定的勢力。只有和中國和平相處，保持一向友好的關係才是暹羅立足於國際社會的正常感

度。華僑問題本極簡單，其性質絕不類歐洲的少數民族問題，因為華僑最安分，毫無政治上的野心，平時奉公守法，勤謹謀生，所求不過所在國對僑民應有的通常保護而已。華僑無害於暹羅，而中暹關係亦非把華僑趕掉便算了結，所以暹羅對於華僑，善遇之將有造於暹羅的建設，排斥之適足以結下無謂的怨憤。暹羅不乏頭腦清醒之士，深望彼等督促當軸重新考慮其對待僑民的政策，迅速和中國成立良好關係，共為東亞前途努力。

在華僑自身，亦應接受事實的教訓，認清國家與人民的命運之不可分。國家未強，則人民無論跑到天涯地角，都免不了遭受痛苦和不幸。一方面要檢討自己的弱點，充實自己的知識和力量，求自己事業的進步，俾得在此國際經濟競爭急亟的時候站得住腳；同時盡其本分，對抗戰建國作最大的貢獻。本國地位的提高，才是改善華僑地位最根本的辦法。

目次

一般國勢	一
中暹關係今昔觀	六
與英國及法國的關係	一
日本的三種攻勢	一四
排華運動	一九
正名乎?	二三
近年米市	二九
曼谷見聞	三三
遊蹤瑣記	三九

目次

一個美國記者的觀察……………四五

一般國勢

暹

羅位於印度支那半島的中部，南臨暹羅灣，毗連英屬馬來亞；西北和緬甸相連；東北和安南接壤。東西最廣五百一十哩，最狹七哩；南北長一千一百哩。海岸綫蜿蜒一千三百哩，面積二十萬零零一百四十八方哩，和日本比較起來，幾乎大一倍；比較我國不過二十分之一罷了。全國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七萬六千人，就中華僑（連混血僑民在內），約二百五十萬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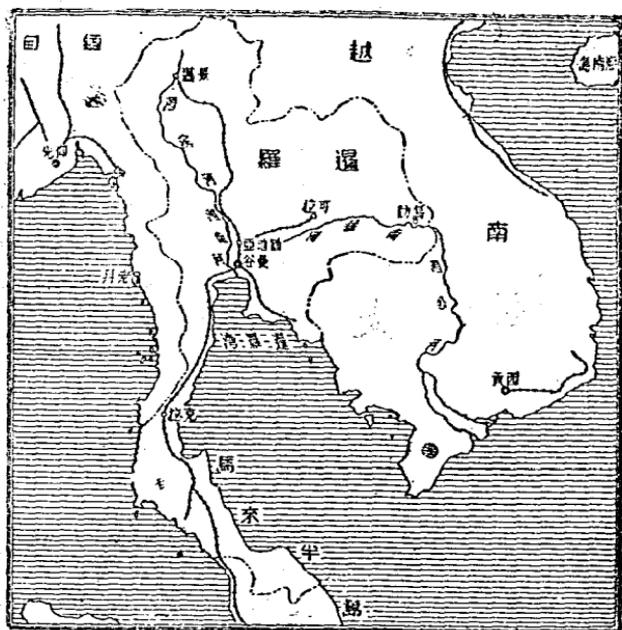
全

國地域區分：中部有京畿，大城，巴真，那空猜施，叻咂，那空斯旺，彭世洛；北部有拋葉；東北部有烏隆，那空叻察詩嗎；東南部有莊他武里；半島部有那容是貪嗎叻，普吉，北大年。暹羅省制於一九三四年取消，國內現分爲七十府，直隸內政部。

暹

羅建都猶地亞的時候，享過四百多年強盛的國運。後來遭遇緬甸的侵略，國勢驟弱。一七六七年猶地亞被陷，舉國惶然。華僑鄧昭糾合同志，協助暹人抵抗侵略。旋宣佈獨立，定都於湄南





河西岸的通武里府，自稱通武里王（簡稱德新王、華僑多稱他做鄧王）。率軍禦侮，轉戰南北，克復失地大半。昭晚年性情突變，和僧侶諸多摩擦，益以昭被視爲異族，遂多敵對表示。他的子塔披耶卻克里誣他患了神經病，迫他退位。（傳說他是被人裝在藤包裹以木棒打死的。暹王室鑒於子塔奪取大寶的先例，曾禁王室女子出嫁外人。）披耶卻克里自稱拉查特禾里第四世，遷都曼谷，旋改稱拉瑪特禾里第一世。政體係君主專制，君權

在法律之上。傳到拉瑪第五世，勵精圖治，解放奴隸，改良關稅，收回領事裁判權，取消不平等條約。因爲暹羅的位置，介於英法兩國殖民地之間，無形中成了一個緩衝地帶。在十九世紀殖民地擴張風起雲湧的時期，暹羅仍然保持着獨立，不能不算僥倖。拉瑪第六世在位時，參加歐戰，後以戰勝國資格出席巴黎和會，國際地位因而增高。拉瑪七世時，國內發生政變，王室知大勢已去，毅然同情於民黨革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宣布永久憲法，立法權操於人民代表會議，議員半數由國王委任，半數由國民選舉。國王下設國務院，由議會選出之各部部长組成之。拉瑪七世旋不得意於國內，出外遊歷不返，把王位傳給現在的幼王。這位小國王還未成年，現在瑞士念書。暫由攝政委員會統理國政。

暹 羅政府聘有外國的專家很多，因爲暹羅正努力把國家現代化，要借重外國技術上的幫助，可是也有人懷疑日本專家在幕後不無左右對外政策的地方。據暹人自己說，專家來自各國，不光是日本人，而且他們的工作僅限於技術上云。

暹 羅於一九三七年實施國民兵役。現有步兵二十一大隊，騎兵四旅，軍官一千五百名。

空軍亦見擴充，現有美國製之新式飛機一百五十架。

一九三五年只有五百噸之戰艦十艘，百噸以上之補助艦二十艘。現在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一艘，潛水艇四艘，魚雷艇十八艘。此項戰艦百分之八十以上係由日本購來，海軍人員受日本訓練者，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暹 羅出產以米爲最大宗，此外棉，豆，胡椒，烟草，甘蔗和椰子也不少。西北境森林盛茂，頗多紫檀，烏木，柚木等良材。

暹 羅全國有寺院約二萬所，幾乎每一個男子都做和尚。據說暹羅人年滿二十歲，就要受戒，做和尚的時間不拘，但至少也要做上三個月。受戒儀式多在守夏節舉行。由家人替他落髮，然後遍辭親友，戴上白色的尖頂帽，穿着白色金邊的袍子，聽家人送往佛寺。家人備好齋僧禮物，借貴族涼傘儀仗，鼓樂齊鳴，一路浩浩蕩蕩，送到寺門，繞寺三周，由其父母親親扶入寺，行謁見住持禮。住持叩問心願，給他說法誦經，披上黃袈裟，便住在寺院裏做和尚。

以 往僧人爲國內唯一知識階級，握教育大權，兒童均隨僧入作學徒，習暹文及算學。平民愚

病亦多借僧人治療。自歐風東漸，蓮人見聞漸廣，新式學校繼起，西方醫學輸入，情形乃爲之一變。
。然崇信佛教的人迄未減少。

中暹關係今昔觀

隋書卷八十二赤土傳載：「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赤土卽暹羅。此或卽中暹關係之始；前此則史冊所未詳矣。元世祖忽必烈征服暹羅以來，便正式成爲中國之藩屬。元世祖及元成宗在位時，暹王拉嗎克摩項曾兩度觀光上國，躬來朝覲。一三七七年那坤因王未入京卽位前，亦到南京朝見明太祖。一四二一年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備受暹王禮遇。一七六〇年，緬甸向暹用兵，幾亡其國，華僑鄭昭（有謂應作鄭信），匡復暹國，自立爲王。昭死，其婿拉瑪一世登位，是爲今王朝之始祖。清末國勢陵夷，對暹不能予以保護，緬甸安南先後淪爲英法殖民地，暹羅亦岌岌可危。徒以英法視爲緩衝地帶，尙得保持其半獨立，而與中國之關係，亦告脫節。中國以往對其藩屬，向極優容。但使朝貢不斷，絕不用兵。所重信守，原非利其貢物，有時賞賜金帛，每多

於所進貢，更不知有榨取其原料之事。民國成立後，對東亞弱小民族標榜之政策，尤爲慷慨寬大。從中暹過去之關係言，雙方絕無惡感存在。反之，中暹人民和好無間，并不以缺少正式邦交，而有任何摩擦。其原因無他：（一）中暹人民向無種族狹窄之見。暹王室本來就有中國血統，現在暹羅華暹混血兒不下二百五十萬人。廿五年凌冰氏率代表團赴暹時，暹政府某部長曾謂：「中暹是一家，我祖卽華人，其他行政長官華人血統甚多，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中暹終於要攜手的。」（二）華僑在暹歷史悠久，對當地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多能熟習相安。（三）華僑絕對無政治野心。就暹京一地而言，僑民不下二百萬，無論政府待遇如何，無不逆來順受，此種忍耐，當無引起惡感之理。（三）暹羅今日略具現代國家之規模，皆華僑筚路藍縷開荒闢蕪之功，而平時勤謹從事工商業，從無暴取豪奪。所以中暹人民感情能和洽無間。

不幸近來一方面由於暹羅狹窄的民族主義擡頭，一方面由於日人南進政策的陰謀唆動，使中暹關係發生了有史以來所僅見之惡劣現象。

中暹兩國未有正式邦交。中國雖有在暹派駐使節之意，而暹當局屢謂暹政府對華僑向無歧視，

與本國人民享受同一待遇，不必多此一舉。曼谷使館林立，而關係最深之中國獨付缺如。現在中國政府外交部派有商務專員一人，僅能簽證貨單。去年暹羅廣行排華之秋，我國軍事最高當局曾去電暹國務總理，請其保護華僑。此項電文爲中暹近年外交上重要文獻，茲錄之如下：

蔣委員長致泰國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曼披汶電文：

「盤谷曼披汶總理閣下，中泰兩國之關係，在地理接近與經濟需要，向極親切鞏固，此項關係，將必對於亞洲大陸產生一甚大之安定力。余對於貴國近年來之成就，素極欽佩，此種成就，實爲亞洲各民族所引以自豪者，想閣下亦必以同情與諒解，注意我國現有之事態。余深感吾二大民族有相同之命運，中國民性，素係愛好和平，遵守法律，在泰之中國僑民，亦均辛勤操作，各盡良知，其所以擇居貴國者，要不過獲取其本身之正當生活，並對泰國之福利與繁榮，貢獻其應盡之職分，固別無其他目的。彼輩年復一年，代復一代，與泰國人民往還相得，實爲吾二國傳統的友誼建立堅實之基礎，並將更趨鞏固。爲此種種理由，余特請泰國政府，對僑居泰國之中國人民，給予充分之保護，並仍如昔日之允許其從事合法事業，而不受干擾。當我國現丁國難之際，貴國政府，對於中

國僑民採取保護辦法，自將爲中國政府與人民所格外感激，而益助成中泰兩國之相互利益。茲願向閣下表示敬意。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蔣中正。」

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暨披汶覆蔣委員長電文：

「重慶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閣下，十一月二十九日之來電，業經奉悉。余對閣下所表示之親善之情緒，謹致謝忱，並願報以同樣之情緒。貴我兩國之關係，極爲密切親睦，自古已然。此項悠久之友誼，惟有隨同相互往還與善隣關係之發展而益趨鞏固。泰國憲政政府，現正從事於建國工作，對於國際合作價值，自知重視。貴國僑民在過去及現在對泰國福利繁榮上所給予之最可貴的貢獻，自亦深爲感荷；此等中國僑民，作如是之貢獻於吾人者，誠如閣下所云，乃愛和平，守法律，憑其良知，辛勤操作，除爲謀其正當之生活外，並無其他目的，而此輩僑民實佔大多數；但近有不肖之徒，從事非法活動，妨礙我國公共秩序，並危害貴國良善僑民之生命財產。我方不得不採取必要的制止措施，專以應付此類違法舉動。泰國政府如此所採之措施，其目的正如閣下之願望，乃爲對僑居泰國華僑之生命財產予以充分之保護，並許其從事於合法事業，不受干擾。余在

十一月十八日廣播演說中，曾對在泰國之中國僑民，詳細說明整個事實，所有一切可能之誤會，當已盡行消釋。泰國政府曾一貫的宣告其對於各國毫無軒輊的友好政策，泰國對居留其國內的外人生命財產，均一律予以充分之保護，並一視同仁，許其從事於合法事業。中國僑民，因與泰國人民有悠久歷史的友誼，吾人視之，恍若兄弟。茲余可向閣下保證，泰國政府必恆久注意保護貴國在泰僑民之生命財產，並許其在泰國境內任何處所從事於合法事業。茲願向閣下表示敬意。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鑾披汶。」

經此次通訊後，兩國關係一時似見好轉。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并舉辦泰國問題座談會；中國廣播電台並定期以暹語向暹國廣播。雖日來報上暹羅排華消息，仍時有登載，吾人深盼暹羅當局，放開眼光，把外交的算盤打多五年十年，抗戰以前的中國不足道，抗戰後的新中國似乎值得人家客氣一點的。維持兩國一貫的友誼，對於大家都有好處。

與英國及法國的關係

十九世紀列強殖民地擴張的潮流洶湧澎湃。清室闇弱無能，自身尙有岌岌之勢，對於藩屬不能予以保護，固屬意中事。一八八四年安南淪爲法國屬地，一八八六年緬甸亦歸英國。該兩地與暹羅接壤，唇齒相關，自是暹羅與英法遂多糾紛。

法國於一八八四年要求暹羅割湄公河東岸之地，暹無力拒絕，允割地爲中立地帶，法以爲未足，藉口暹羅侵犯中立地帶，於一八九三年調軍艦將湄公河口加以封鎖，向暹政府致哀的美敦書，仍追割湄公河東岸之地，并要求賠款三百萬法郎，旋又着艦隊進而封鎖曼谷，暹卒屈服。雙方於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三日訂約，法國不但取得湄公河東岸之地，并在暹享有治外法權。

暹羅既不滿法國，乃交歡於英，力求促進暹緬關係，欲行「以夷制夷」之法。奈英法於一九〇四年已訂定密約，法國承認暹羅西南半島一部分爲英國範圍，而英國則承認法國吞併暹羅東部之地

。嗣後英法對暹雙管齊下，英於一九〇九年取得開闢且、巴黎斯、多林格努、海達。法國亦於一九〇七年取得暹境東南及東北之地。

自一七六七年緬甸入寇以後，暹羅遭遇之劣，至此而極。迨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拉瑪六世宣布參戰，得以戰勝國資格出席巴黎和會，卒能取銷不平等條約，於英法兩國優容的政策下，保持其獨立自主之國度，雖亦由於暹人本身之努力，實亦未始非因緣時會所致也。

英法對暹表面稍見放任，日人即乘虛而入，除以政治的及經濟的攻勢，肆其陰謀外；在軍事上亦欲利用暹羅，以威脅英法。徒以泥足方陷於中國廣大戰場中，南進政策一時無力急進。日本軍事人員到暹羅「獵象」的故事，固不能視為趣事也。

英法屬地既與暹毗鄰，且在暹有大量投資，即如曼谷之銀行，泰半係英國勢力所支配，暹羅重要產品之鉛礦山，什九係英人所經營，暹羅全部輸出，泰半以海峽殖民地與香港為銷場，連接暹京與新加坡之鐵路，為暹羅重要之出海路線。英國今後仍以金融的力量，維持其在暹羅的權益，可無疑義。

法國對暹人亦竭力聯絡。雙方曾簽定越暹商約，又曾派軍官團到暹京訪問。越軍在諒山大操，暹羅亦派軍官參加閱兵。法國不會忽視對暹關係之重要性，亦可斷言。

倘此次中國抗戰勝利，則日本之南進政策根本無法實現。如此則暹羅尚可風平浪靜，埋頭建國；萬一海南島被日久據，以爲南進第一根據地，進而窺伺南洋羣島，則暹羅縱不爲日吞併，亦難免爲國際各種力量之角逐場。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開鑿運河一事，久爲遠東有關各國注意之焦點，暹羅對此如不能善予處置，來日麻煩正多也。

日本的三種攻勢

(一) 經濟攻勢

暹羅對日貿易，一向出超。自一九三三年後，轉爲入超。一九三八年日貨輸暹達三千九百二十六萬元，暹貨輸日則僅四百九十五萬元。暹羅所產米，木，膠，錫甚富足，爲國際市場所仰給，入超固屬當然。從暹羅全部國際貿易言，外貨輸入，向以英國及新加坡爲多，近年暹羅致力建設，公路延長，車輛之需要亟增；無線電事業之發展，電器入口亦日多一日。機器入口四年來增加兩倍以上。適值歐戰發生，去年日貨對暹輸入，每月不下百餘萬鎊，竟超越新加坡，英，美，德諸國，而躍居首位。日本傾銷之貨物，以棉織物，紙類，陶器較多。日本攫奪市場，已司空見慣，不足爲異；去年暹前經濟部長薩拉薩斯率領經濟代表團赴日，羅致日本經濟專家返暹，如此信賴日本，始可異耳。

去年十月日本前任外相野村對新聞記者稱：『日本對於南洋各國，希望經濟合作，以共謀生存

與發展，此種希望是和平性質的，但日本目前並未獲得南洋各國之助益，日本深望今後南洋原料，能源源供給吾人。」日本拓相小磯最近談話稱：「日本對於南方之經濟發展，與大陸政策相配合；際此歐戰勃發，世界情勢變化，更增加其重要，日本之經濟進展，不但有裨於該方面之產業開拓，且確保日本必需重要資源，促進彼此經濟的依賴關係，以貢獻於新東亞之和平的建設。是以包括日「滿」南洋樹立一經濟圈，與圈內各國家樹立親善關係；二者足以實現東亞經濟上革新的發展。」日人在發動對華軍事侵略以前，亦曾高唱「經濟提攜」，中國人深知此種滋味，倘日人照樣與暹「提攜」一下，吾信暹羅未必吃得消也。

(二) 政治攻勢

暹羅對日本的客氣，便可以反映日本在暹政治攻勢的成就。當國際聯盟表決不承認日本以武力在華造成的事實時，只有暹羅一國放棄投票。日人在南洋各地策動反英反法排華，已非一日。安南緬甸到處有日本間諜之活動。暹日間除經常有輪船開行外，近來從事於無線電，國際電話，電報通訊，航空郵件各項發展，以求加強對暹情報工作。平時日本遣派顧問赴暹，兩國間王公貴族之酬酢，少年團之交誼，軍艦之訪問，貿易之優待，以及所謂「文化的交流」

，花樣百出，令人目不暇接。一九二八年冬天日本派海軍大將一名赴暹羅，勸暹政府與日本締結攻守同盟。一九二八年The China報載德義日方面竭力誘致暹羅加入防共協定。去年三月暹文「民友日報」披露法國某報所揭德日密約之消息，謂德日密謀瓜分亞洲，第六條規定日本勢力範圍，將暹羅全部劃入。此說雖未有證實；空穴來風，大可玩味。

(三)軍事攻勢

此不僅爲一種暗流，且已有初步之表現。平時暹羅向日本購入大批軍火。以往遣派學生赴德學習軍事，現均改派赴日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暹兩國訂立「航空協定」，嗣後空運往來，不必依賴英法航線，預定一九四零年正式通航。此項計劃，在日本久已擬定，一九三五年日本曾一度向暹政府提出，但因英法的阻撓，雖多方磋商，未見實現。此次乘歐局多事，始得遂其所謀。日本對暹航空事業之野心，實不僅在於民航，乃含有軍事意義。俾日本欲在暹建築一大機場，以備將來南進時之根據。

最堪重視者，尚有一事，即克拉運河之開鑿問題是。此事極爲英國所重視，因爲英國艦隊東來，須經直布羅陀，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入印度洋，再由新加坡至太平洋。倘克拉地峽開築

運河，則日本船隻可從歐洲或印度到中國或日本，不必取道新加坡。新加坡爲英國在印度洋及太平洋間之重要據點，西面屏蔽印度，東邊保障香港，澳洲及新西蘭。若使此河開鑿成功，不但新加坡失去其軍事上之重要性；一旦日本實行南侵，更可由暹羅灣西出孟加拉灣，直迫孟買或加爾各答，使英國難以肆應。

上述三種攻勢，目前尙未澈底施行。論者或以爲日本方傾巢侵華，大陸政策遭遇打擊，其海洋政策似尙有待。然吾人默察情勢，殊不謂然。日本拓務省最近增設南方局，管理南洋一帶開拓經營事業。外務省亦設立南洋局掌理對南洋各地的外交事宜。用心已昭然若揭。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東亞文化協會主席中村氏對記者稱：「安南和暹羅人民，未享有他們所應得的待遇，「東亞新秩序」即包括這些地方在內。」其言可謂坦白。日本軍閥論客石丸饒太論日本征服亞洲之計劃，約略分爲三點：

A. 大陸政策，注重北進，調協英美，主攻蘇聯。

B. 海洋政策，注重南進，拉攏蘇聯，主攻英美。

排華運動

暹羅於一九〇〇年始向華僑徵收人頭稅。一九一三年復頒國籍法，凡在暹羅出生者，無論其父母之國籍爲何，皆視爲暹羅國民，應與暹人同服兵役。此二事可認爲暹羅排華見諸行動者之初步。至一九二七年，頒佈移民條例十八條，目的在限制華僑入境。此項條例曾經三次修改。依照最近修改之規定，華僑入境須繳入口稅十銖，居留費增至二百銖。回暹執照費爲二十銖，期限一年。同時尚有外僑登記條例十六條，對華僑入境予以取締。

在教育方面，暹羅當局於民國七年即頒佈私立學校條例三十二條，規定華人創辦學校，須向暹羅教育部註冊。校長須具有暹羅國立高中二年之資格；教員須於入校之日修讀暹文，參加攷試；學生亦須每週讀暹文三小時以上。一九二二年更進一步採取嚴厲取締政策，公佈強迫教育條例五十二條。執行日見嚴厲，計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止，暹羅政府封閉僑校達七八十間，華僑子弟失

學者以萬計。

在經濟方面，初對匯兌業，保險業，當舖業，舊貨業，手車業等等，有時限制華僑經營，有時寓禁於征。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又將華僑營業新規定十五條予以施行，各商店每年營業情形，由政府派人調查；各商店須領取營業證及貿易營業證，否則處罰；販賣綢緞或舶來品之大商店，每年須納稅五百銖；并令各商店用專門簿記員，以期簿記劃一，易於調查（最近且強迫用暹文簿記）。一九三四年底又有漁業條例，限制華僑捕魚，華僑因而失業者幾達十萬人。此外，暹羅當局又屢次禁止含有民族思想之書報入口；每每將華文報紙勒令停版；及逮捕無力繳納助政費之華僑。

自中國開始抗戰以後，對華之壓迫乃有一日千里之勢。一九三八年特頒驅逐外僑出境新例。據報載，除因犯罪須被驅逐出境者外，凡（一）妨礙公共安全之外僑，（二）生活須仰給於暹羅政府之外僑，（三）暹羅政府不信任之外僑，皆可驅逐出境。自一九三九年「凡不繳納助政費之外僑，均屬貧苦之人，而無可依靠，須由民衆負擔贍養，爲暹羅不需要之人，亦須遞解出境。」（見二十七年十月二日大美報）自是排華運動，風起雲湧，華僑之有國民黨籍者迭被逮捕；華僑所設之

銀行因與僑胞匯寄愛國捐款，被暹當局派警搜查，並將行中負責人拘押。匯款華僑被傳訊者逾千人。華僑所辦報紙全數被封閉，至今曼谷華文報紙僅餘「中原報」。華僑所設學校亦一律被封閉，華僑子弟均告失學。

排華之烈，實屬空前。據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南洋商報」載，暹移民委員會已將入境例費由二百三十銖增至五百銖，俾加嚴限制外人入境。該案於八月二十四日即交國務院審查，如獲通過，便付議會討論。倘此案竟獲通過，則華僑入暹之難，更不用說了。

以上都是排華的事實。

中暹兩國在過去有着悠久的友好歷史，猶憶張燮東西洋攷有云：「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甚摯，倍於他夷，真尊義之國也。」而今竟一變而為「排華甚烈，倍於他夷」，豈華僑真有害於暹羅者在耶？我們細察暹羅情勢，可以找出下列幾點，給它的排華運動做一個註腳。

法西斯氣息濃郁的政治，無有不排外的。義大利整天防共，整天反蘇，希特勒把猶太人，趕得落花流水。獨裁政治在內部找個「替死羊」，在外面力求擴張，原是一貫的手法。暹羅僑倖保持獨

立，少壯軍人的氣餒，便不可一世。對外擴充，當然沒有能力；對內便輸到老實的華僑身上。

再從暹羅的經濟發展觀察，在六二四政變以前，經濟勢力，除了大部分操於英法之外，泰半操於王公貴族。貴族之下全是勞苦大眾。華僑的經濟地位雖然比暹羅的農民略優，但供養貴族，爲他們服務，却與農民無異。政變之後，新興的少壯派一抬頭，恰好碰着經濟的不景氣，一方面向國外學懂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一方面小工商業又想排擠華僑，用公平競爭以外的簡捷辦法以求發展。英法諸國在暹的金融力量，既非暹羅國力所能抗衡，結果又是華僑倒霉。而且暹羅這樣殖民地式的經濟，其困難不是法西斯政治所容易解決的，想移轉人民的視線，最好還是把一古腦兒苦悶推給華僑去負責。

其實華僑對暹羅只有好處，對暹羅向現代化邁進的途中，這批華僑的人力物力都會給暹羅必需的貢獻。中國政府一貫的寬大政策，無論何時決不會予暹羅以難堪。

上述種種原因，也不過顯示暹羅外交之失策而已。

正名乎？

中國有所謂「名教」，講究正名。中國的聖人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日本一向膺服中國文化，連中國文化裏面的糟粕都想模倣一下，洋洋得意的轉教給暹羅的少壯軍人，於是乎他們也正起名來，把暹羅改做「泰國」(Thailand)。

更改國名，事不常見，然亦不乏先例。(安南改爲越南，波斯改爲伊朗)，一國內政的措施，用不着外人饒舌。可是暹羅改名，照暹羅當局談話的內容看來，顯然是和中國開玩笑的。(有人說這件事隱藏着一種國際大陰謀，日本人所策動的，自然可信。不過暹羅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國力，如果對中國抱着領土的野心，我只好說它是開玩笑。)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即暹羅立憲七週年紀念日，暹國務院長陸軍少將鑾披汶正式宣布實施。佈告原文曰：

正名乎？

「鑒於本國國名，素被作兩種稱呼，即「泰」與「暹羅」，唯民衆則多喜稱「泰」。政府爲依照民意，故更改國號及國籍如下：（一）泰文，國名，民族名及國籍名，應改用「泰」。（二）英文，國名用「泰國」(Thailand)；民族名，國籍名用「泰」(Thai)。但對於一般法律條文中，標有「暹羅」字樣者，並不視爲抵觸。此項改名，由佛歷二四八二年，公歷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實施。」

在這張佈告發出之前一個月，暹國務委員兼藝術廳長登威集哇他干曾飛到安南去，在那裏他向安南人事登記機關，打聽到泰族在安南和中國西南的人數。回國後發表演講列舉更改國號的理由。據說：（一）暹羅一名，暹人口頭上早已廢棄，僅在文字上應用而已。（二）暹羅一名，考一速古台」朝 (Sukhothai) 坤寶利因陀羅提多 (Kun Chit Indrajaya) 皇曾加以取銷，蓋此名乃東浦寨人統治此土時所應用。（三）暹羅一名，不適用於泰族人應用，泰人而用暹羅爲國名，則國名與種族名不能劃一。（四）泰族係一大民族，應呼暹羅爲「泰國」。（五）暹羅一名，由外國語音譯來，並非泰語。如中國人稱之爲暹羅，歐洲人因隨中國語音而稱作 Siam。（六）現在政府發給人民各種文

件，均寫「秦族」，「統治於暹羅」，此舉易使人誤會爲「秦族」受治於別人。

據變威集五月二十五日演講時所報告的數字，秦族人在國內約一千三百萬，在國外約三千六百萬五十萬。（計在法國統治下有二百萬，在英國統治下亦有二百萬，其餘散在中國西南各省，計雲南約六百萬，廣西約八百萬，貴州約四百萬，瓊州約三十萬，廣東約五十萬，四川約五十萬，共一千九百五十萬。）他引證美教士都德（W.C.Dodd D.D.）的書 *The Race* 所說的話：

「在中國南部傳道時，見秦族人甚多，此輩秦人，無時不記憶其爲秦族人，不願學習華文，力請都德教以暹文。彼處婦女不願纏足。一部分秦族人聯合自成一部落。凡屬秦族人，均仍操流利的秦族言語。」

變威集發表完了這篇妙論，其結尾幾句，尤可玩味：「今晚廣播之目的，在喚起秦族人對於自身之自由獨立而感到欣慰，並從而團結合作，領導秦族進於繁榮之境。」

暹羅這麼一來，把雲南的楚夷（擺夷），白夷，蒲蠻；四川的賡及其土人，沙人；貴州的侗、獯及水家；廣西的獯統統認作一家；而「喚起其對於自身之自由獨立」，這不是和中國開玩笑，還是

什麼？「泰暹報」的社評說得好：「泰族命名爲暹羅，始於何代，已不可攷。祖先願意接受此種稱呼，必有值得吾人深思而贊同之道理在。……倘未知祖先何以接受此種稱呼，遑加改變，無異覬視祖先。」該報并曾指出暹羅國名非出自暹羅民族之謬說，在歷史上毫無根據。據歷史學者公摩耶南隆之考證，暹羅一辭，本來自梵文，其意義爲褐色或黃金。暹羅向亦自稱爲黃金國，與梵文釋義暗合。又，國名不必與種族名一致。例如日本國名爲日本，民族則爲大和族。何況暹羅係包括許多民族於一個國名之下，不獨一個泰族而已；倘若標榜民族主義，拒少數民族於暹羅之外，亦有背憲法的規定，和建國的精神。」這篇文章已經說得相當中肯。不過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

(一) 日本山口武所著「暹羅」一書，對於暹羅人種的歷史有這樣的記載：

「上古住於亞洲地面之土著原人種有二：一爲今尚生存於馬來半島小奧間之邁拉奈香人種，公元前八九世紀時期，南部人種的一集團（蒙加邁爾種），開始向陸路南進，散布於印度支那方面，一部南下至馬來半島，逐次著入山。公元一世紀，有巴里或散司克里託語者，指湄南河流域爲息馬（Cyama）或息馬拉當（Cyama Ratin），嗣後漸易爲細姆（Siem），旋易爲沙姆（Siam），遂訛傳爲日後

之暹羅(Siam)。此時之暹人，多爲南中國移來之蒙加邁爾人種，及其與暹奈香，印度奈香的混合血統。國內部落衆多，各以爭鬥爲事。迄六世紀中，交趾支那受印度文明之陶冶，建立東浦塞帝國，多數部落悉爲附庸，其勢乃一變。此外復有一羣人種，起自中國卽現在之湖南，南追蒙加邁爾人之跡，紀元前三四世紀中已至雲南，繼續侵入暹羅與緬甸北部爲根據，其名稱爲羅，又名愛羅。後與附近諸部落連戰皆勝，遂冠以秦字。閱時漸久，遂在北部暹羅建立一帝國，其領土漸擴至盤谷地方，印度支那有名的考古學者義大利人立尼大佐(Corrad Gernet)謂秦族言語全部與住在長江南岸之中國人同其語源；且今日貴州，雲南，廣西之一部，尙有操秦語者……」暹羅種族的混雜，可以想見。

(二) 縱不相信上面那些人種學上的理論，至少，在暹國自己一切文獻上可以找出：秦族本身就係外來民族，純粹的土著，現在地位低劣。目前暹羅國內，除了秦之外，尙有佬族，暹羅馬來亞族，蒙族，羅族，華僑等等。如果各族照樣「自由獨立」一下，暹羅會變成什麼局面呢？

(三) 老實說，世界沒有純粹的種族。舊民族如果注上新血液，對於這個民族有新陳代謝的作

用，早是科學家所承認的了。歐洲小數民族問題，原是少數民族的確受着政治的束縛，在宗教習慣各方面不自由。這種不自由多半又是軍事行動所造成的結果，所以才值得加以考慮。退一萬步講，世界上果有「上帝的選民」足以自傲的話，最低限度這個民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無論在過去或現在，確有所貢獻；同時國力充足，可以有將其認為同種的少數民族歸併的力量，然後才好借重「民族」的招牌。若果讓野心的第三者隨意灌上迷湯，從沒有問題中造出問題來，那是胡鬧而已。

近年米市

暹羅地處熱帶，河流綜錯，地土肥沃，所以農產品極爲豐富，就中尤以米爲出口之大宗。和安南、緬甸同爲世界的大米市，在出口貨中，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農人種禾的方法，通常分下三種：

(一)點播，(二)移種和(三)散播。北部接近溫帶，雨季先至，(五月至十月爲雨季)，五六個月可以種田；南部位在熱帶，雨期稍遲，到了七八月才可以播種。米也有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種。早熟的從下種到收成，需要二個半月。中熟的需要三四個月。晚熟的一年只有上下兩造。但早熟的成熟於雨季，收穫比較困難，反不如晚熟的好，所以種晚熟的居多。

暹米的產額，據最近的統計如下：

年 度	數量(噸)	價值(銖)
一九三五	一, 六四五, 七八七	九五, 一三八, 五七六

近年米市

一九三六	一，七〇四，三二〇	一〇〇，七六一，七〇二
一九三七	九七七，七二三	六九，二七〇，五五七
一九三八	一，五一八，九〇〇	九八，〇八五，〇〇〇
一九三九	一，八六〇，一九〇	一〇六，四九九，〇二一

上列五年產額中，以最近過去的一年爲最多，突破五年來外銷的紀錄。

去年暹米輸出有這樣的成績，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內各地農田豐收，米產富足；一是歐洲發生戰事，外市辦力挺進。所以全年十二個月米的貿易，都見活躍。（參看左列數字）

月份	數量（噸）	價值（銖）
一月	一三二，七〇七	七，九二八，五五五
二月	一四七，三〇九	八，五五五，三六三
三月	一七三，〇七五	九，九九四，九〇九
四月	一六四，八九六	九，〇六五，八〇四

五月	一八一，七二三	一〇，〇一四，〇六七
六月	一五七，〇五七	八，四五—，三四〇
七月	九九，八〇八	五，四二三，七八六
八月	一四一，五六二	八，一三七，一六七
九月	一七九，九二六	一〇，一八一，九五二
十月	一八〇，八五二	一〇，四二五，二〇七
十一月	一五〇，七二七	八，七一五，一〇四
十二月	一五〇，五五八	九，六〇五，七六七
總計	一，八六〇，一九〇	一〇六，四九九，〇二一

以往暹米以輸往新加坡、香港、印度、古巴等處居多，英法德等國的輸入量并不大。因為歐戰發生的緣故，各國實行儲糧備戰，新加坡、香港等處更紛紛購存。日本近來也大鬧米荒，除了在中國淪陷區內搜刮之外，也向暹羅購入不少。

以往暹羅的大米商泰半係中國人，規模宏大的「米磨」都是華僑資本。近來生意冷淡，大不如前。當地政府對於華資經營之企業，不擬予以若何援助。見其所營不進，更有取而代之意。年來豐收，市況活躍，情形或見好轉，然前途不盡樂觀也。

曼谷見聞

一踏上曼谷的碼頭，看看路上的行人，和兩旁商店的華文招牌，幾乎令人不相信是到了外國。暹羅的華僑真正多得可觀，據說有二百五十萬人左右。有人說，只要中國這次抗戰勝利，打倒大部分暹人所敬畏的那一個偶像，不但華僑將被當地政府另眼相看，許多華父暹母或暹父華母所生的混血兒也會爭先自認做中國的國民，那時暹羅國內的中國人恐怕比暹羅人還要多了一！

以前暹羅華僑的處境還不錯，暹政府對於入口和居留都沒有什麼嚴格的限制，無論在那裏，耕種也好，經商也好，都不致有什麼困難。當米市熱鬧時，大家都能夠找到飯吃，把省下的錢寄回家鄉，暹羅便成了「潮汕生活的尾閘」。可是好景不常，不景氣籠罩下向米市日趨冷淡，影響到整個市場都呆滯起來，當地政府的限制，也一天比一天嚴厲，由國內往暹羅的同胞，一上岸就要繳「入口費」二十餘銖，住上一個月又要繳「居留稅」一百銖（現在已增至二百銖），每年還有所謂「助

政費」(即人頭稅)等等，最近還規定居民要領所謂「身分證」，做生意的要領什麼什麼證，這都是暹政府對待華僑的政策由放任變成統制的表現，來日方長，花樣恐怕還要多呢。

到過暹羅的人，一提起這些限制，就要生氣了。光說遊客吧，本來就不打算在暹羅賺錢的，來逛逛，花一點錢便回去了，照理應該受一點優待，可是船泊岸前，一樣要打針種痘，由客棧担保上岸(否則要自己把保證金先行繳足)，上船時關防嚴密，不許旁人代挑行李，你自己拿不了，只好在船上白等。海關更檢查得澈底，連一點兒送人的食物，也要上稅。移民局的醫生檢驗砂眼之嚴尤為驚人，他一說你患了砂眼，你就得在拘留所住住，除非你拿出三四百銖保證金，和上岸後找醫生診治，你便會被原船打回頭。我問船上的人，幹麼他們對於砂眼如此重視？據說有一位暹王遊歷美國，因為患砂眼不能登岸，回國後就把檢驗砂眼的辦法嚴厲執行起來云云。上岸後，還要到移民局領取入口紙，繳交入口費，擠上五六個鐘頭，兩隻腿都發酸了，才領得那一張紙到手，如果你不願在紙上打手指模，還得跟他們交涉半天。我臨走對人說：「下次即使暹王把他的大寶讓給我，我也不願再來了。」我們來旅行，逛佛寺，看和尚，自然可以不來；但是那些在國內無以為生，想來這

裏投奔親友，做工覓食的人，還是要來的。可憐的是患了砂眼，無法登岸，或是無力繳納居留費，迫而跳海的人！當船快到港口時，船艙兩旁都架上木條，纏以麻繩，由船上員工嚴密監視，以防逃稅。原來乘客的名單繳了進去，到時點名不足數，船公司要受處罰（每逃一客，約罰四五百銖），所以船上對於大艙客便嚴加監視，使那些「不美的人魚」無法突出這條生活的封鎖線了！有些被打回頭的，坐船出口時，亦要經過兩次點名，想泗水折回，省却這一百銖居留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這些限制入口和居留的手續，泰半是爲中國人而設的。移民局對於別國人挺客氣，到處予以便利，不可同日而語。有一位在菲律賓出生的中國人，拿了一張美國護照去，移民局對他稍有留難，他便叫美國領事館打電話去，移民局便好像奉了聖旨一樣地馴服。他看見由國內來的中國人備受麻煩，他洋洋得意，還向人誇耀了一回！

現在居留在暹的華僑，在經濟上的地位，比諸英美僑民雖稍遜一籌，比本地的暹人却優越。暹羅位於熱帶，民性懶惰，只重口腹；華僑却以刻苦耐勞見稱。許多外國人辦的工廠寧願以雙倍的工資招請華工，也不願請暹人工作，現在暹政府想逐漸推行所謂勞工條例，規定各種工程，凡需用工

人若干，其中暹人須佔相當額數，即使這些暹工整天睡覺吃飯，也得給他們工錢。暹人還有一種奇特的工作，叫做「司關」，每一條街道，派上幾個司關，每月按戶收費，至於他們是否爲人看守門戶却不在乎，這也是安置懶人的一種辦法。在公平競爭的狀態下，優勝劣敗，華人的得業機會無疑地較暹人爲多。這些能吃苦的華工，將掙扎得來的酬報，省節下來，寄回祖國。在暹京有好些「派信局」專代華僑寄款回鄉，數目不拘多少，就是一元兩元也替人匯寄，這些信局派人回潮汕各鄉按戶送款，並代人寫回信。以前這一類的匯款頗不少，現在碰着不景氣，許多大的「米商」都支持不住，旁的生意能發維持現狀已算滿意，所以這類匯款也就有江河日下之勢了。

暹人沒有政治才幹，但華僑也沒有政治野心，若能推誠相與，也是「共存共榮」之道，華僑雖然在經濟上稍占上風，這也是自己的血汗換來。華人對暹人不致存着什麼「優越感」，暹人中許多都有中國的血統，種族的偏見可以說沒有，暹王拉瑪五世對中國就很有好感，現在暹政府中也有一部份頭腦清醒的人，知道華僑對暹羅實在大有貢獻，與華僑和愛相處實是聰明的國策。可是看暹政府近來的設施，頗令人懷疑幕後有人扯線，想利用政治手段剝削華僑的經濟地位。前月發生過一件

排華的案子，鬧得滿城風雨，有一位國務委員鑾威集，在一次演講中，指摘中國人吸收金錢，自私自利，比「猶太人」猶甚，他主張暹羅應有個「希特勒」出現。他說猶太人賺了錢無祖國可寄，中國人却寄回祖國去，所以中國人甚於猶太人。國會中有些議員對他的話很不滿意，曾向他提出質問。後來又發見匿名傳單，指中國人爲「肺癆菌」，警局又派人在變氏的辦公室內，搜出印刷這類傳單的證據，鬧個不休。一位華僑對我說：「暹羅沒有華僑，恐怕早就不成其爲一個國家了。……：他們指華僑掠奪了他們的經濟利益，其實華僑每年匯款回國充其量不過一千萬元，但是移民局每年所收華僑的入口居留等費，就已足抵此數而有餘了。現在華僑終年辛苦所得，還不夠維持在這裏的生活，即使有點贏餘，也不是強取豪奪而來的。中國人最愛和平，一點政治的野心也沒有，假設這幾百萬僑民，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你試看今日的暹羅，竟是誰家的天下？暹羅本不是強國，處在英法兩國屬土中間，竟能獨立自主，也是爲了緩衝的作用，「兩大之間難爲小，」你和順一點也就罷了，你却想勾搭東亞有名的浪人，連自己的兄弟也欺壓起來，中國人現在可欺，難道這次抗戰之後，你還敢欺嗎？」

我覺得在外的華僑，泰半老實可愛，他們的愛國心，愈因受外來的壓迫，也就愈趨熱烈。暹羅限制捐款甚嚴，用救濟難民的名目公開勸捐也不行，救國公債票入口也很費周折，然而他們的捐款和獻金，還能夠源源不絕地匯回國內，光是爲了這幾百萬的僑民，我們這次抗戰也就非獲得最後勝利不可！

廿七、九、十五日

（註）此稿曾載「宇宙風」第七十七期。題爲「中國人在暹羅」。當時暹羅排華的迹象已露，不過大規模的舉動還是幾個月後才發生的，所以文中所說華僑處境之苦，還不像現時那麼厲害。因爲這篇文章裏面，有些地方是上文沒有提及的，所以把它附在這裏。

遊踪瑣記

海行試詠

千里長風萬頃波，

飛槎此去意如何？

劇憐書劍飄零慣，

猶信風塵遇合多；

張儉客情原不惡，

元龍豪氣竟消磨！

烽煙故國應愁絕，

莫倚中流怒作歌。

舟行遇風，伏枕不食者三日，看窗外驚濤駭浪，念故國烽烟，萬端感觸，因成一律，以寄一時之慨，向未學詩，不知工拙也。

海外英雄

昔讀「虬髯客傳」於虬髯客揚帆海外，稱雄一方，中原故人灑酒相祝一節，未嘗不悠然神往。此次遊暹，足跡所至宮殿寺院，如走馬觀花，了無印象，獨至鄭窟，徘徊瞻仰不忍去，蓋緬懷英雄往績，情有不能自己者。

鄭窟在湄南河畔，過新橋，坐車瞬息可達，塔尖高聳雲際，氣象萬千。鄭昭當年，不忍暹羅被滅於強鄰，糾集華僑，拒緬人於境外，暹國賴以復安。暹人追念前猷，至今廟貌莊嚴，千秋血食，良非偶然。中暹人民之友好關係，固有悠長之歷史，今日暹人之有中國血統者，比比皆是。往昔中暹前賢，患難相助，精誠友愛之典型未遠，繼起者未能發揚光大，只逞一時偏狹之見，聽信第三者之挑撥，對華僑諸加排擠，吾人追溯暹羅往史，不能不憤慨繫之。

明清兩代，中國海外英雄輩出，如洪武中梁明道據三佛齊稱王。永樂中王順塔國於爪哇之北。

萬歷初王連王舊港。林道乾王勃泥。李馬奔王小呂宋。清高宗時吳元盛據坤甸之戴燕穆王。羅方伯據南巴哇而有之。嘉慶時葉來王柔佛。其他峇眼、沙撈越、薩拉瓦、婆羅西北，莫不有此輩英雄，披荆斬棘，龍盤虎踞之跡。以往海禁未開，對海外豪傑，赤手空拳，開土闢疆，不但不聞不問，甚或視同海盜，聽其自滅自生。迨時變勢遷，列強海外發展，無孔不入，南洋數百島嶼，盡入外人政治經濟勢力之範圍，謀生覓食之僑胞，以主客異勢，進退失據，中國失其南疆之屏障，人民失其生活之尾閘，可勝嘆哉！鄭昭功德未泯，遺澤尙流，至今廟宇巍然，香火不斷，固屬海外英雄之偉運者矣。

故京巡禮

猶地亞爲暹羅故京，由曼谷乘火車兩小時餘便達。下車後，乘「三輪」所經，但見小商店林立，繁華遠遜曼谷，無甚可觀；唯舊宮遺址，有大銅佛像巍然獨存於斷井頽垣中，瓦礫遍地，野草亂生，小塔未頹，歷盡蕉風椰雨，供人憑吊。暹人當年與緬人構隙，京城曾一度失落，旋與華僑同心合力，驅除強敵，光復故物。乃遷都於曼谷。曼谷今已具現代都市之規模，然華僑嘉路險纒之功，

實有與焉，巡禮故京。追古察今，念人事滄桑，棋局無常，笑世人者目光如豆，唯大銅佛歷劫不變，於微笑能悟此理耳。

佛窟風光

暹羅全國有佛寺（暹人喚作窟）不下萬餘所，建築大致相同，僅有大小繁簡之分。每窟通常由佛堂、唸經殿、佛塔、涼亭、藏經樓、僧舍、鐘樓、菩提樹等所構成。縱不金碧輝煌，巖岬高聳，亦多幽雅自然，堪供遊憩。

曼谷佛窟之盛，世寡其儔。臥佛寺中所供臥佛，身長十餘丈，雖已年久失修，金漆零落，仍不失奇觀。玉佛寺較華麗，玉佛不大，而暹人最珍視之，聞是舊時戰爭勝利紀念品之一。佛堂及唸經殿四周所繪壁畫甚多，無非誇耀戰功，或描寫神怪如山海經所載一流故事，亦足以示暹羅宗教藝術一斑。

若論華貴仍以僧王所居之佛窟爲冠，地鋪白石，佛像皆銅鑄。樹木繁茂，叢陰四處，唸經殿內，小僧十數輩，人手一經，或坐或臥，口中喃喃，意至閑適。

舊宮風物

暹羅新建宮殿爲義大利式，白石晶瑩，圓頂方場，饒有羅馬色彩。平時不開放，未獲入內參觀，宮旁有園畜象多頭，中有白象，暹人視爲瑞物。與象奴小費若干，彼即以甘蔗飼象，並教象屈膝。龐然大物，動輒向人屈膝，狀亦可笑，唯象不愛錢，不足詬耳。

舊宮所在距曼谷不遠，舟車均可達。宮殿兩座，中西各一：中式一座，陳設皆倣中國，屏風楹聯，遍書歌功頌德之辭，辭意似迴非迴，頗欠「地道」。所藏中國磁器，亦少珍貴品，氣象狹小，其富麗尙遜於中國富人之私宅，同遊者問比諸北平故宮如何，余謂擬非其倫。宮內有小河，橫河設橋，橋欄上飾以佛像。河水澄清，樹影蕩漾，尙有清趣。

暹皇未成年，讀書國外，吾人遊舊宮時，見工匠修葺殿宇甚忙，據謂暹皇行將歸國，將於此駐蹕云。

黃袈裟國

暹羅僧人盡披黃袈裟，故有「黃袈裟國」之稱。暹男子除極少數外，莫不受戒爲僧，唯受戒之

後，仍可還俗，修行期間無一定，暫者數月，久者終身。暹人齋僧極慷慨，僧來即出食物供奉，食竟合掌辭去，不必沿門托鉢，敲木魚叫化，與徵兵國家軍人被敬愛，同一道理。

暹佛教來自錫蘭，所得不過小乘。流入暹羅後支派不一，故做和尚修行，亦有較自由與刻苦之別。吾不信佛，但彌好和尚之閒適，曾戲詢友人曰：

「在生活封鎖綫內，突圍不易，曷不披黃袈裟做和尚去？寺院輝煌，可供坐臥，榴蓮芒菓，亦足充飢。他日靈山會上，還可拈花相笑也……」

人間世諸般苦惱，做了和尚恐亦難解脫。唯婆娑木火宅，佛許乘願再來，吾將知是自勉乎。

一個美國記者的觀察

美記者 John Gunther 所著「亞洲内幕」一書，其第二十一章『The Incredible Kingdom of Siam』敘述作者對於暹羅之印象甚詳，頗多可供參攷的地方，茲將其譯文附錄於左：

「暹羅是一個出產米和橡皮的國家，幅員約略等於法國，有一千四百萬剛良的農民和一個年紀很輕的國王。從地圖上看來，暹羅好像一尾章魚，垂下一條觸角，向新加坡那方面伸展。馬來半島。因為土地肥沃，米的產量甚多，暹羅人民每年只需做三四個月工，便可以過活。名字的讀音和拼法很不相符，簡直令人莫名其妙（譬如「關其特科爾」讀作「昆其特」）。日本的勢力，在那裏日見活躍。全國寺院有一萬七千四百零八所，和尚二十二萬五千人。白象被視瑞物。

首都曼谷，風景秀麗，街上走的是黃色電車，和尚穿着橙色的袈裟，土地的五分之一都是寺院，稻穀充作燃料，全世界定價最高的一份英文報在那裏刊行，鍍銀的虎頭蓋當作烟灰壺出賣，洋車

是用三輪腳踏車拉的，人們怕被蚊子咬，用布袋裹着腳，一直齊到大腿。

在亞洲，暹羅不但是日本與波斯間唯一的獨立國，同時也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伸張時期唯一未被列強吞併的東方土地。暹人自稱作「秦族」，帶有自由之邦的意思。從一三五零年前後起，暹羅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最初疆土直達長江流域。暹羅的種族言語自成一系，但和中國頗有連帶關係，中間還雜有一些馬來種。它所以能發獨立自存，一半由於國內至今尚有過半是荒野的叢莽，外人不容易侵入和征服，一半也因為處於緬甸，馬來亞和安南中間，英法兩國樂得把它當作一個緩衝地帶。

不過，日本實現了它那人所周知的統治亞洲的夢想的話，那麼暹羅的獨立，恐怕維持不下去了。在過去和現在，暹羅不獨是一個獨立國，而且直到一九三二年，它是世界上僅存的君主專制國之一。自一七八二年以來，它一直受着察克里 (Chakri) 王朝所統治。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國內情形還是逆着世界潮流，在這塊凝滯然而未嘗不快樂的國境，君主權力無限，但可過太平的日子。前此它未曾有過憲法，司法和立法。它是東方中古風氣的一個奇異的遺跡。後來現近思潮流入暹羅，遂

漸蔓延，起了發酵作用。人民要求改革和擴充政治的機噐，因此發生了一九三二年那次奇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這次革命，只有一個將軍給打壞了腿子，暹人的民性也算純厚了。

國王拍拉查葉卜(Prachinbols)是一個個子不大滿臉堆笑的人，做事機警，富於幽默感。他對於革命黨人的哀的美頌書，立刻接受，連戒嚴令都用不着頒布。革命黨人對於第一次宣言向國王所予的抨擊，表示欽意，并預備了一部臨時憲法，不久就頒布了永久的憲法。這次運動大半是針對當時壟斷政治和經濟特權那班王公貴臣而發的。所以國王仍然保持住王位。

這是革命是一班軍官和學生所造成。他們的思想很左傾。他們想把暹羅弄成一個民主國家。但不久黨內發生分裂，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間又爆發了一次政變，革命期間的首任首相曼諾蒲拉宮(Ma noprakorn)逃到庇能去，繼遣的是一個上校叫做發河爾(Colonel Phaiol)的，他的政策更是勇往直前。因此一九三三年十月，少數憤懣不平的貴族和地主，以波華拉德查親王(Prince Bovaratjai)現逃亡在越南)爲首，發動了一次反革命的企圖，想把新政府推翻。雖然暹羅的民族性和西班牙相去甚遠，但這次叛變和佛朗哥的叛變並無二致。有產階級和貴族被排擠於政府之外，心有不甘，便發動

反抗革命。他們所以被壓服（這一點却和法朗哥不同）大半由於反革命的首腦（其剛良有如暹羅的人民）在鬥爭開始時便不想負起再度流血的責任。被捕的反革命黨人中有幾個被判處死，同時國王拍拉查葉卜也就跑到外國遊歷去了。一方面治療他的眼病，事實上他不會回暹羅去了。縱然新政府對他一再表示好感，只要他仍然效忠於憲法，政府願意禮遇他。後來因為叛徒要執行死刑需要國王的命令，而他偏不肯批准——這是在一九三五年，這才把他廢了。那時他在倫敦，廢立書是由郵政寄去的，（叛徒旋即被處死刑，探照日本的方式，用絲勒斃。）

新政府發明了好些暹文所不載的名辭，以表達革命運動的各種觀念，就這件事看來，便可見暹羅在革命前的政治狀況了。有一位思想新穎的年青王族華維地瓦·華哇倫尼（Varnvidya Vavranee），雖然出身王族，却贊助新政府，他曾在巴里亞爾（Ballio）研究語言學，於是由他負責製造新名辭的工作。這些名辭在暹文中以前是沒有的，例如：

憲法 政治學 改革 皇室費 革命 普羅 政黨 政策（國策）

這一種的觀念，以前在暹文中實無法表達。（在另一方面，暹文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確曾有過六

民主政治」「私黨」，「內閣」，「教育」，「立法機關」等名辭。）

革命可以從兩件事判斷：（一）政權的轉移，（二）經濟權的轉移。就第一點說，暹羅的革命還算成功。立法機關行使職權，獨立的司法部成立了。歐西民主政治的花樣也摹仿得很像；政權在「民黨」（最初革命黨的後身）手中，可是經濟方面，這次革命還未有成效。初時也曾辦理平均租稅，分配財產，並發動了一個略具成效的社會計劃；然而暹羅要做到真正完全的人民國家的地步還不是短期間可以實現的。

這次革命的實際技巧實屬不同凡響。它是一個前進的技術改變。幾個領袖都是熟讀托洛斯基和馬爾拍德的大作的人，他們獲取權力不藉重武力，而是攫取了力量的來源——如電話局，電力廠，鐵道等等。還有，暹羅革命之異於許多其他國家的，即在於它對於代表舊政體的階級，並未加以討伐。大多數的王公貴族仍舊安居國內，甚至在他們企圖反革命之後，也未被擠下，只是剝奪了他的特權罷了。這班貴族在一九三二年以前，侵吞公帑不少。現在的皇室費（包括攝政開支在內）只不過四四五，二零零銖，佔全國預算（一零四，八九一，一一四銖）的千分之四。

國王拍拉查葉卜被廢後，仍在英國作寓公，大寶傳給他的姪兒，那未成年的亞南達（Ananda）

王權

因爲暹羅還是個王國，因爲王族將來也許還希望恢復政權，那麼，關於這班亞洲所獨有的希奇而有體面的人物，似有補敘一下的必要。

暹羅偉大的國王朱拉隆功是暹羅史上最引人注意的人物。自一八六八年登位，直至一九一九年。就是在他這悠久的統治期間內，暹羅才初次聽到外面現代世界的迷人底聲響。朱拉隆功是開明的專制君主。他興築鐵道，創辦了郵政和電報，還和外國訂約通商。但是最有趣的還是關於他的家庭。他有妻室二十五人，子女多至三百六十二人。在暹羅的現有人名錄中，光是他的子孫便佔有九頁半的地位。他們分成廿五大族，大抵是這廿五個后妃所生的後裔。

像暹羅這樣一個實行多妻制的國家，若果再來幾個生育能力像朱拉隆功一樣的國王，那麼全國人口豈不要通同和王室的血統混和起來了嗎？所以暹羅人發明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使王室後裔逐漸回復到平民的身分。例如，國王的兒子通稱王，孫子只稱公，曾孫稱卿，而玄孫便是老百姓。就規

在王公之多這一點看來，即如這種似寬而實嚴的皇權膨落的制度尚不足以資防範。所以最近又通過一條律例，凡暹羅國王犯多妻罪得加以處罰。而且，國王須跟非王室血統的女人（假如他可以找到這麼一個女人）結婚，也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了。

朱拉隆功的親事，除了妻妾之多，其情形也夠複雜了。他的元配（現稱太后）至今健在，每日在寺院裏念經拜佛，她是暹羅的首富。後來國王又連娶了三姊妹。第三個生了六個兒子。國王很聽信她的話，所以在安排儲嗣順序的時候，跳過了正室的次子，就排定她的長子，再下去輪到她所養其他的兒子。還有一種情形也是很複雜的，就是元配以下的三妻不特他們自己是姊妹們，而且和國王又是同父不同母，都是前朝國王所養的。

朱拉隆功的繼承人是他第一個王后的長子，就是拉瑪第四世。在一九一零年登位，直到一九二五年。他是一個非常惹人注意的腳色，腹大便便，好揮霍，嗜賭博；人民稱他做「大鼓」（*Thumb*）。他把莎士比亞的劇本譯成暹文，自己又寫作戲劇，親自表演。

按照朱拉隆功王位繼承的規則，繼承拉瑪的應該輪到他第一個異母兄弟瑪希道爾。可是瑪希道

爾不願接受，跑到哈佛和約翰霍根斯學醫，做了醫生，在紐約亞爾巴尼和一個做看護的暹羅女子結了婚。所以王位傳給瑪希道爾的二弟拍拉查葉卜。拍拉查葉卜被廢後，王位便以瑪希道爾的兒子亞南達繼承。

亞南達於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外國。現在瑞士求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次回暹羅省視祖國。他到十六歲成了，即在一九四〇年，到那齋戒時要他沐浴，塗以香膏，舉行莊嚴隆重的加冕禮了。他得在佛寺裏做一些時的小和尚，他的尊號之中有所謂「潮汐之太上公斷人」，「日神之牛血屬兄弟」和「廿四華蓋的保管者」。

亞南達未成年期間，有攝政三人輔助他，都是一九三五年任命的（一）阿狄親王（*Aditya*），他是拍拉查葉卜的從兄弟，王族的代表，年紀四十以外，看來却像個聰明的孩子。（二）友瑪拉查（*Yomraj*）出身寒微，在寺院修行有年，代表現政府。（三）比特莫將軍（*Gen. Bijayendra*），代表軍人。

朱拉隆功的後裔，現仍襲爵位的不少，但位居要津的却不多。依照新憲法，他們一概不得出任

大臣之職，雖則可當顧問或部長。其中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現在住在爪哇的拿根沙文（Neger Swateh）親王，他是拍拉查葉卜王的的叔父，做過國防大臣，一九三二年以前，國王的實權都操在他的手裏。他發過誓從此決不回暹羅去。

關於拍拉查葉卜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的眼病是請美國已故惠爾拉醫生給割治好的。當施用局部麻醉將白障眼取出時，他喃喃地說：「我騰見了」。真爾拉不知道給國王的眼目應該怎樣開法，結果收據上沒有寫數目，後來國王開給他一張一萬七千二百磅的支票。

三巨頭

暹羅今日是由「民黨」的幹部三四十人所組織成的議會統治着。他們都是一九三二年改變的策動者。這三四十個官員誓同生死。他們還年青；大部份閣員都在四十五歲以下。事實上他們統治着暹羅，可是暹羅并非一個獨裁的國家。這班人的意向，在把暹羅弄成一個民主國家，雖則在這過渡期間內，僅容一黨存在，而且立法機關的議員半數是委任的，然而仍可形成反對；例如政府推敲了三個月的功夫，才把一九三八年預算案通過於議會。

支應着政府的有三個人。他們是總理，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

三人中以外長馬奴特赫姆 (Luang Pradit Manudharm) 爲最有趣。他是一個面顴肥矮的傢伙，有一副機警的農民面孔，他的血統有中國人的成分，所以有中國人常具的特質，即容貌比實際年輕；三十六歲的人，看去只像二十五歲罷了。他出身寒微，求學很用功，曾領到舊政府的公費，到巴黎研究法律。回國後當過教員，後來向政界活動。

他是政變時的平民領袖，是一個急進分子，一開始就鼓吹農業合作、土地改革和提倡教育；他的同僚覺得他跑得太快了，所以他在第一屆政府組成時便引退。一度逃亡國外，遊歷日本歐美各國。有人指他爲共產主義者，最後才由議會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把他這個罪名洗脫。一九三四年回國，當了議會左翼領袖和政府的外交部長。

總理新納 (Pya Phahol Pholphayuha Sanaud) 讀作 (P. Hoon) 上校年紀較高，威聲顯著，他的任務似是在鋒芒畢露的外交部長和穩健保守的國防部長中間作調人。他常常嘻哈大笑；他害着氣喘病，他受他的太太影響不少。他起先在丹麥求學，後來轉到德國去，學的是陸軍，和戈林將軍同學。

，戈林高他一班。他的綽號是「水牛」(The Buffals)。

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正努力於暹羅的解放運動，他對於政府應竭力保護自身以免流於反革命那種觀念，加以嘲笑。他把桌上一杯水，一會兒側到這邊，一會兒側到那邊，而杯裏的水沒有傾出來。他指出這才是暹羅所走的折衷之道。據他說，暹羅的教育費預算在一九三二年以前係三百萬銖，現已增至一千四百萬銖。又說國防費支出佔全國歲入的四分之一。對於他的國家會變成日本的藩屬一節，極力予以否認。

國防部長鑾披汶 (Luang Pibul Songgram 簡譯作“Peoun”) 上校被稱做新政府的「健兒」。他的政敵常說他第一有墨索里尼的極權式的野心，第二他不能發完成這種野心，因為他還不夠強。他控制着陸軍（尤其是新式機械化部隊如坦克車等），所以他便擁有權力。這位上校為人沉默，不大出鋒頭，曾在法國念過書。在一九三八年秋天，他曾遭人謀刺兩次。有人說他是親日的脚色，他顯然是一個應予注意的人。

這就是統治着暹羅的三巨頭。此外，重要的政客有教育部長鑾新特夫 (Luang Sirdhu)，他兼任

海軍參謀長；內政部長戴龍(Dhanrong)，也是個海軍軍官，和警察廳長查拉士(Luang Atulajit Chaisri)上校。原來政變領袖之一的蘇拉德乍(Song Suradet)因為對外長的過激主義不滿，憤而離開曼谷，他現在北部任軍事訓練司令官，據說也是一個要人。

財政

暹羅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每年納所得稅美金一萬元以上的，全國只有三十人。暹羅沒有中產階級，現在封建制度也崩潰了；人民中大多數是農民。暹羅以米為生，主要的輸出和消費是米，麻栗和錫也是主要的資源，多半操縱在英國資本之下。暹羅的小額外債，也是英國所貸。

然而未經開發的富源甚多；它是世界上擁有廣大公地的少數國家之一；說不定有一半國土未經調查過。以一千四百萬人擁有二十萬萬哩的土地，較諸那鄰近的中印兩國人烟稠密的省份，它就好像真空一樣了。未來的問題當為外國投資問題。暹人固想把本國開發，可是自己的力量不夠，而對於外人的援助又存着疑心。

暹羅雖非富有，財政却非常有序。貿易總是出超，預算從不欠均衡。公債數量有限；票面額的

價值不下一二四%，最近有一個外國專家說，他未見過財政比暹羅更健全的國家。只是農債的數量相當可觀，因為農民和中國的一樣以穀作抵押債，那些債主惟恐不把他們的血汗吮乾。暹羅以馬來亞爲最大的主顧，進口貨以日本貨爲最多。

近來貪污成了唯一的政治問題。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當暹羅還是專制君主統治着，理論上全國土都是國王的財產；現在王室產業已經劃分，有些已由國家向王室購買。聽說這些財產轉讓時，有好幾位高官撈了很大的油水，像陸軍部長那樣人物向民衆演講時，也不能不嚴密戒備。攝政辭了職，但風潮剛過了幾天，又依然上台了。

外交和克拉運河傳說

暹羅的外交政策，無論從一般情形或從外交部長的主張而論，都嚴守中立，不偏向於任何一國。它是個獨立國，他們想繼續保持獨立的位置。要緊的是遵循中立的軌道。譬如暹羅聘請了幾個外國專家；外交顧問請的是美國人，財政顧問請的是英國人，司法顧問請的是法國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近來暹羅的民族主義在好些細小地方表現出來，比方以前用英文的政府報告，現在都改用

暹文。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和向亞洲東南的勢力日益伸張，對暹羅已成了嚴重的問題。它介於緬甸與新加坡中間，在軍事上自是形勢之地，這一點暹羅人知道，日本人也知道。暹羅不敢開罪日本，（但國內有很多華僑對日貨進行非正式的杯葛），還得打算日本有一天會成爲暹羅的敵人。所以暹羅的政策是兩面的：一面是小心翼翼的友誼；一面是恐懼日人的侵略，和設法緩和它的侵略企圖。日人對暹的經濟侵略，非常深入。例如日本的航業，就威脅到暹羅的商務；曼谷港口的工程就是日本商人在開濬和改建；暹羅艦隊的新艦也是由日本購來的。不過說日本絕對控制着暹羅的政策，也未免太過。

暹羅與中國是很好的友邦，雖然，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數百年來兩國間并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這因爲中國認爲純粹中國人所生之子女，無論住在何處，都應爲中國籍。華僑在暹羅是一個龐大有力的社團，總數約有二百五十萬。暹政府却不承認在暹出世的人不是暹羅人，而是中國人。

翻開地圖一看，便會知道克拉地峽是緬甸和暹羅接壤附近的一條橋樑。這塊向來不出名的巖石

、沼澤和叢莽的狹長地帶，近來發生了許多想像的謠言，說日本人正在開鑿一道運河。至少截至現在止，這些謠傳還未有根據。雖然將來也許有實現的可能性，目前克拉運河還是純粹的神話。倫敦的報紙曾披露過許多故事，繪聲繪影，說日本工人已經動工溝通兩海，這是無稽的。

克拉地峽有這種傳說，它的原因當然是在那裏開鑿一條運河，可使日本或其他國家的航路，不必繞道新加坡，由歐洲或印度各口岸駛至中國或日本，更加快捷些。它可以抄新加坡根據地的捷徑。這是否辦得到，技術專家的見解尚甚紛歧。運河只有三十三哩長，不過開鑿起來，據信有不易克服的困難。如果運河開鑿成功，它西面出口處和最易設防的英國領土——緬甸的維多利亞角直接鄰近，這不能不謂為重要。

克拉運河計劃（如果可以稱作計劃的話）起意甚早。拉瑪六世這慷慨絕倫的國王（他對朋友有求必應，他手上不知送却多少財富去）曾經自動把克拉地峽贈給一個法國人。後來拉瑪的外國顧問出來干涉，並勸他把這件禮物收回。

我們在暹羅發現一種新的外國人的蹤跡，那是德國人的。在暹羅，像在阿富汗一樣，德國人也

補助廣播無線電台。由柏林拍來的新聞，在曼谷用英語或其他語言播送；暹語新聞報告，德國海通社所供給的，在印度和東方各地都可以聽到。在本書完成之前，我們還可以再聽到這一類無線電新聞和宣傳，用義大利語在中東播送。

註氣候

在曼谷居住的外國人，大多數喜歡暹羅人。暹羅人和緬甸人每被譽為東方「最優秀的」民族。但西洋人常說暹人雖有禮貌和理解力這一類好的稟賦，仍嫌遲鈍、懶惰、和怯於負責。一位外國工程師對我說：在整個馬來亞，連暹羅在內，「成年」的土人僅有半打。

在中國和在日本，天氣或有炎熱，在孟尼拉也有焦燥的時候，新加坡和巴達維亞、溫暖而且潮溼；可是東方真正炎熱却以曼谷為始。這裏的溫度是仇敵，這裏的陽光是惡鬼。暹羅的炎熱，是一種熱帶深處可怕的喪元氣的炎熱，如同印度的炎熱一樣。白種人常說炎熱把土人毀了，嚴酷的太陽把他們的活力從血液中擠出；吸乾了他們腦子裏的聰明和智慧，使他們變成虛弱無力，淪於奴隸之域。我聽見歐洲人說，真正的自治和獨立，對於熱帶國家是不可能的。於是，能發克制炎熱的白種

人，便濫用氣候作帝國主義的一種口實。

一個美國記者的觀察

六一

暹羅內幕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暹羅內幕

實價港幣二角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作 者 俠 文

發 行 者 南 洋 問 題 研 究 會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7

242800

242800